

名家图说红楼人物系列 (图文版)

名家图说王熙凤

Mingjiatushuo Wangxifeng

■ 俞平伯等 著 王翠艳 选编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名家图说红楼人物系列 (图文版)

I207.411/82

:1

2007

名家图说王熙凤

Mingjiatushuo Wangxifeng

■ 俞平伯等 著 王翠艳 选编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名家图说王熙凤 / 俞平伯等著, 王翠艳编. —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7.4

ISBN 978-7-5039-3139-0

(名家图说红楼人物系列)

I. 名… II. ①俞…②王… III. 红楼梦—人物形象—文学研究

IV. I207.4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42154 号

名家图说王熙凤

名家图说红楼人物系列

著 者 俞平伯等

编 者 王翠艳

图片提供 杜春耕等

责任编辑 陶玮

责任校对 李惠琴

封面设计 弓禾碧工作室

版式设计 肖敏

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北里甲 1 号 100029

网 址 www.whyscbs.com

电子邮箱 whysbooks@263.net

电 话 (010)64813345 64813346(总编室)

(010)64813384 64813385(发行部)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国英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07 年 4 月第 1 版

200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20×960 毫米 1/16

印 张 21

字 数 340 千字

印 数 0001—6000 册

书 号 ISBN 978-7-5039-3139-0/I·1460

定 价 42.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印装错误, 随时调换。

(本书部分作者联系方式不详, 未能及时通知, 烦请与出版社联系相关事宜)



解读《红楼梦》重在深入文本

(代序)

张庆善

大约在 20 世纪 80 年代的初期，在红学界曾围绕着“什么是红学”展开了一场讨论，今天许多读者可能感到很奇怪，怎么连“什么是红学”这样的问题还需要讨论么？的确需要讨论，如果你对《红楼梦》研究特别是红学史有一些了解，你就会知道这确实是一个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

当年的论争是由周汝昌先生发表在《河北师范大学学报》1982 年第 3 期上的一篇文章引起的，周汝昌先生在这篇题目是《什么是红学》的文章中提出了这样的一种观点：

红学显然是关于《红楼梦》的学问，然而我说研究《红楼梦》的学问却不一定都是红学。为什么这样说呢？我的意思是红学有它的自身的独特性，不能用一般的研究小说的方式、方法、眼光、态度来研究《红楼梦》。如果研究《红楼梦》同研究《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以及《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等小说全然一样，那就无须红学这门学问了。比如说，某个人物性格如何、作家是如何写这个人的、语言怎样、

形象怎样，等等，这都是一般小说研究的范围。这当然也是非常必要的。可是，在我看来，这些并不是红学研究的范围。红学研究应该有它自己的特定的意义。如果我的这种提法并不十分荒唐的话，那么大家所接触到的相当一部分关于《红楼梦》的文章并不是属于红学的范围，而是一般的小说学的范围。

那么在周汝昌先生看来什么才是红学呢？他认为研究曹雪芹的家世、研究《石头记》版本、研究80回以后的情节（探佚）、研究脂砚斋，“只此四大支，够得上真正的红学”（《石头记探佚》序）。他在《红学辨义》一文中说的更直截了当，他说：“红学的真正的‘本体’是什么？是讨寻曹雪芹的这部小说是写的谁家的事，用中国文学上传统的说法讲，就是‘本事’。”“讨寻本事的学问，才是红学的本义，才是红学的‘正宗’。”由此看来，在周汝昌先生那里，不仅研究《红楼梦》文本的思想艺术够不上红学，就是版本研究、脂评研究等也未必够得上红学，至少算不上红学的“正宗”，只有讨寻《红楼梦》的“本事”才是红学的“本义”“正宗”。

首先对周汝昌先生的观点提出批评的是上海复旦大学应必诚教授，他在《文艺报》1984年第3期上发表了《也谈什么是红学》的文章，明确指出：“红学有它的特殊性，但是，不能以此来否定对《红楼梦》本身的思想艺术的研究。”“把《红楼梦》本身的研究开除出红学，道理上是讲不通的。《红楼梦》本身的研究不仅不应该排除在红学之外，相反，它应该是红学的最主要的内容，而且周先生提出的四个方面的研究也不能脱离《红楼梦》本身的研究。”随后赵齐平先生也在《文艺报》1984年第8期上发表了《我看红学》一文，进一步对周先生的观点提出了批评，指出：“红学，顾名思义应该是研究《红楼梦》的学问，好比甲骨学是研究殷墟甲骨卜辞的学问，敦煌学是研究敦煌历史文物的学问一样，不会有人提出研究殷墟甲骨卜辞的学问‘不一定’是甲骨学，研究敦煌历史文物的学问‘不一定’是敦煌学，尽管甲骨文、敦煌学要相应地研究殷墟甲骨卜辞、敦煌历史文物直接或间接有关的若干问题。”赵齐平还认为《红楼梦》研究不以作品的本身为主，而是“不断由内线作战转到外线作战，或者说不断扩大包围圈”，倒是涉及“红学向何处去”的值得忧虑的问题。

这场讨论当时参与的人并不多，但影响比较大。今天我之所以又提起



二十多年前这一段往事，是因为我深深地感到当年讨论提出的问题，在今天的《红楼梦》研究中仍有着重要的意义。这场讨论不是简单地解释“红学”这个词的定义，而是关系到我们如何看《红楼梦》、如何研究《红楼梦》、研究《红楼梦》的目的是为了什么的、红学的本体到底是什么，这确实关系到红学的方向、红学向何处去的重要问题。

周汝昌先生的观点显然是错误的，红学竟不包括研究《红楼梦》本身，真是令人难以置信。毫无疑问，红学作为一门学问，不能缺少对《红楼梦》作者曹雪芹及其家世的研究，不能缺少对脂评的研究等等。自新红学产生以来，在有关曹雪芹生平事迹及家世、脂评、版本的考证研究，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没有这些研究成果，我们今天也不可能对《红楼梦》有更深入的认识。然而研究作者、家世、脂评是为了什么，难道不是为了更好地、更深入地认识《红楼梦》这部小说吗？如果曹雪芹不是《红楼梦》的作者，我们研究曹雪芹和他的家世干什么？脂砚斋如果不是评批《红楼梦》，我们研究脂砚斋干什么？红学的主体毫无疑问是研究《红楼梦》文本本身。我们研究《红楼梦》产生的时代背景、研究曹雪芹的生平及其家世，包括与作者曹雪芹的创作有着密切关系的脂砚斋及其评语等，正是为了更深入地认识《红楼梦》的思想艺术价值，更深入地认识《红楼梦》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这才是《红楼梦》研究的根本目的。

周汝昌先生认为红学真正的“本体”，就是为了“讨寻曹雪芹的这部小说是写的谁家的事”，这里我们不禁要问，周先生到底认为《红楼梦》是“小说”还是“写的谁家的事”？如果认为《红楼梦》是小说，那么小说是文学创作，是需要虚构的，“谁家的事”只能是小说的素材或素材之一。如果说《红楼梦》就是“写的谁家的事”，那么它就不是小说，而是“自传”或是“谁家的事”的实录。其实周先生是始终主张“自传说”的，所谓“讨寻曹雪芹的这部小说是写的谁家的事”的说法，不过是他坚持“自传说”的另一种表述。“自传说”是胡适提出的，胡适在红学的发展历程中，有过重要的贡献，他对《红楼梦》作者曹雪芹及其家世的研究、对《红楼梦》版本的研究都取得了重要的成果，奠定了新红学的基础，这是不可否认。但他的“自传说”却是错误的。周汝昌先生则是把“自传说”发挥到了极致，形成了他的“新自叙说”。不过胡适的“自传说”与周汝昌的“新自叙说”是有所区别的，他们的区别在哪里呢？

就在于胡适是“小心”地考证曹雪芹及其家世的史料,而周汝昌先生则是“虚构”曹家的史料,胡适是依据实实在在的曹家史料力图证明他的自传说,而周汝昌则是借助于索隐猜谜甚至编造的材料来证明他的新自传说。正如应必诚教授在《周汝昌先生“新自叙说”反思》一文中深刻地指出的:“按‘新自叙说’的理解,就是要探索‘假’所掩盖的‘真事’,他们所谓的‘真事’,就是依据虚构的‘北京曹家复兴’和‘月喻太子’去改写曹雪芹家族的历史,并到《红楼梦》中去一一坐实。”(《红楼梦学刊》2006年第3辑)又说:“我们读周汝昌先生的著作文章,碰到用索隐的方法去解释和论证《红楼梦》是曹雪芹的自传,因其牵强附会,常常感到不可思议,但这正是新红学派发展到‘新自叙说’的特点。红学的索隐猜谜的方法已经成为‘新自叙说’的一个有机构成部分,‘新自叙说’已经离不开红学索隐方法的支撑”。联想到这些年来《红楼梦》研究中的一些奇谈怪论,从“太极红楼”到刘心武的“秦学”,无不是得到周汝昌先生的支持和受到他的影响,这是需要人们认真深思的问题。在周汝昌先生的指导和影响下,刘心武的“秦学”把一部伟大的《红楼梦》解读成低俗不堪的“官闱秘事”,这样的“讨寻”《红楼梦》“本事”,简直是对《红楼梦》的玷污,这样的红学“正宗”,对广大读者认识《红楼梦》有害无益。

红学的历史和学术的实践早已证明,索隐派不能正确地解读《红楼梦》,自传说不能正确地解读《红楼梦》,新自叙说同样不能正确地解读《红楼梦》。《红楼梦》是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我们只有用研究文学的眼光,深入《红楼梦》文本,才能对这部伟大的文学作品的思想艺术价值作出正确的解读。解读《红楼梦》的主要依据是文本本身,我们不能脱离文本的内容去解读《红楼梦》。当然,这不等于说作者研究、家世研究、版本研究、脂批研究不重要。

文化艺术出版社这些年来,出版了不少研究《红楼梦》的好书,如“名家解读《红楼梦》”系列丛书,先后出版了冯其庸、李希凡、周绍良、周策纵、蔡义江、刘世德、林冠夫、胡文彬、吕启祥、邓云乡、白盾、周思源等红学家的论文集,据我所知文化艺术出版社还将陆续出版更多的红学家的著作,这次又推出“名家图说红楼人物”丛书。这些红学的书是值得向广大读者推荐的,因为它对人们正确地研究和阅读《红楼梦》是有帮助的。

2006年11月12日于北京

【目 录】

卷一 凡鸟偏从末世来

在《红楼梦》一部大书的开始，我们第一次看到王熙凤，她那活跃出群的言动、彩绣辉煌的衣装，就能使人觉得这个人物声势非凡。《红楼梦》作者对于王熙凤出场的写作功力，也并不弱于托尔斯泰之写安娜·卡列尼娜的出场。

《红楼梦》中关于“十二钗”的描写·凤姐 俞平伯 /2

王熙凤论 王昆仑 /13

凤凰惜作末世舞

——论凤姐兼说“一从二令三人木” 罗书华 /25

王熙凤形象的独特文化内涵初探 余皓明 /44

卷二 丹唇未启笑先闻

贾母昵称之为“凤辣子”，兴儿以“明是一盆火，暗是一把刀”相喻。在书外，历来评家在凤姐身上作出了无数文章，有贬有褒，亦赞亦咒。

凤姐的个性与共性 王朝闻 / 62

生前心已碎 死后性空灵

——王熙凤之“威”与“谗” 胡文彬 / 78

“凤辣子”辣味辨

——关于凤姐性格的文化反思 吕启祥 / 85

卷三 粉面含春威不露

王熙凤是这样一种人，心里毒如蛇蝎，脸上却常露笑容。这个诡计多端的女人就是有这样的本事：讹诈了钱财，却得到了被骗者的感谢；阴谋杀害了人，而被杀者生前却看不出她“一点坏形”；愚弄了众人，却常博得了人们的称赞。这个口蜜腹剑、心狠手毒的女子，真是被曹雪芹描绘得栩栩如生……

“一个笑得很甜蜜的奸诈的女性”

——谈凤姐何其芳 /94

论王熙凤的阳性特质及其成因王富鹏 /100

从尤二姐之死论王熙凤郭豫适 /114

辣手·机心·刚口

——王熙凤的魔力与魅力吕启祥 /125

卷四 机关算尽太聪明

“心机精细”是凤姐的看家本领，这“心机”用来处理日常关系就成为生活技术，一旦与统治术联姻就立即变成了机诈权变。也许用“女曹操”来称呼凤姐是再也恰当不过了，她审时度势，计从心生，言自口出，把各个阶层的人物都玩于她的股掌之上，委实是一个“乱世之奸雄”。

机关算尽太聪明

——王熙凤论.....薛瑞生/144

奸雄乱世之术

——王熙凤管理术之批判周启志/177

试论王熙凤性格的市民特征王克韶/188

卷五 一场欢喜忽悲辛

勿奈这位生不逢时的末世凡鸟与贾府这个将倾的大厦一样，好景不长，终归心劳日拙，财散人亡，众叛亲离，万事皆休，落了个“哭向金陵事更哀”的悲惨下场。

王熙凤的不治之症 宋 洪 /202

吃着碗里看着锅

——风姐与贾琏的勾结与争夺 王朝闻 /220

王熙凤生平三部曲的真实写照

——“一从二令三人木”新解 王志尧 /236

论王熙凤的悲剧 徐子余 /243

卷六 意悬悬半世心

通过“秦氏出丧”所展开的烜赫的声势，以及一幅幅贵族社会丧葬风习的工笔画，突出地、多侧面地塑造了这位荣府管家人的丰满形象。写出了“凤姐之珍贵”、“凤姐之英气”、“凤姐之声势”、“凤姐之心机”、“凤姐之骄大”，即写出了王熙凤作为贵族之家的管家人的形象与性格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真真你是个水晶心肝玻璃人”

——论王熙凤典型和艺术境的创造 ……………李希凡 / 266

凤姐形象的审美价值 ……………吕启祥 / 301

王熙凤与《红楼梦》的艺术结构 ……………杜景华 / 312

卷一 凡鸟偏从末世来

在《红楼梦》一部大书的开始，我们第一次看到王熙凤，她那活跃出群的言动、彩绣辉煌的衣装，就能使人觉得这个人物声势非凡。《红楼梦》作者对于王熙凤出场的写作功力，也并不弱于托尔斯泰之写安娜·卡列尼娜的出场。

《红楼梦》中关于“十二钗”的描写·凤姐

俞平伯

凤姐在“十二钗”中应是个反面人物，她生平的劣迹在书中很多，但作者却把她的形象写得很好，自然另有可怕的一面。她在第3回出场，脂砚斋甲戌本眉批曰：

另磨新墨，搦锐笔，特独出熙凤一人，未写其形，先使闻声，所谓“绣幡开遥见英雄”也。

书中描写她有“粉面含春威不露，丹唇未启笑先闻”，较之第68回叙她往见尤二姐时的打扮形容（已见前引），便有春温秋肃之别。

《红楼梦》于人物出场每只用一两笔就把他在全部书中的形象以至性格画出来了。如史湘云出场在第20回，就这样叙：“忽见人说史大姑娘来了。”宝玉同宝钗到贾母这边去，“只见史湘云大笑大说的”（第205页）。只用四个字已画出湘云的豪迈来。

又如香菱，她出场最早，原名英莲，在第1、2回她和娇杏对写，谐音“应怜”和“侥幸”，借来总说书中全部女子的遭遇，有幸有不幸。在这两回是虚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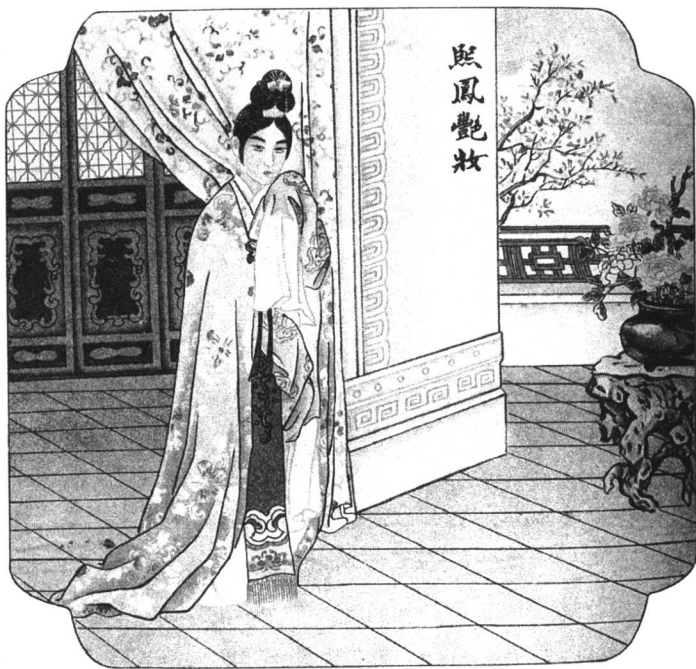


她的形象不鲜明，真的出场在第7回薛姨妈呼唤她时方见。“问奶奶叫我做什么”下，脂批曰：“这是英莲天生成的口气，妙甚。”（甲戌本卷七，第3页）下文还有：

只见香菱笑嘻嘻的走来。周瑞家的便拉了他的手，细细的看了一回，因向金钏儿笑道：“倒好个模样儿，竟有些像咱们东府里蓉大奶奶的品格儿。”金钏笑道：“我也是这么说呢。”周瑞家的又问香菱：“你几岁投身到这里？”又问：“你父母今在何处？今年十几岁了？本处是那里人？”香菱听问，都摇头说：“记不得了。”（校本第72页）

以可卿为比，一击两鸣法也，亦见脂批。按可卿之美，第5回借了宝玉梦中的兼美，称为“其鲜艳妩媚有似宝钗，其袅娜风流则又似黛玉”者，众人口中说她像蓉大奶奶的品格儿，即香菱可知矣。上面“笑嘻嘻”三字写香菱亦非常传神。

再说凤姐儿。看本书写凤姐有一特点，即常以男人比她。如照宝玉的话，



照凤艳妆 烟画

男人是混浊的，女儿是清洁的，但宝玉不见得不喜欢凤姐，其解释见下文。在第2回中冷子兴说她：“论模样又极标致，言谈又极爽利，心机又极深细，竟是个男人万不及一的。”（第22页）再看第3回贾母介绍她：“你不认得他，他是我们这里有名的一个泼皮破落户儿，南省俗谓作‘辣子’，你只叫他‘凤辣子’就是了。”（第27页）贾母介绍了一个活的凤姐儿，却弄得黛玉不知怎么称呼才好。后来说明了是琏二嫂子，书中又叙道：“自幼假充男儿教养的，学名王熙凤。”提出她学名叫王熙凤，又拉到男儿方面来了。脂评亦曾加以分析：“以女子曰学名固奇。然此偏有学名的反倒不识字，不曰学名者反若彼。”（戚本、甲戌本略同）这么一说，情形更有些异样。凤姐不识字，偏要说男儿教养，学名某某，可见并非因为关合书中事实，才有这样的写法。此意还见于后面。第54回：

（王忠）“……膝下只有一位公子，名唤王熙凤。”众人听了，笑将起来，贾母笑道：“这不重了我们凤丫头了！”媳妇们忙上去推他，“这是二奶奶的名字，少混说。”贾母笑道：“你说，你说。”女先生忙笑着站起来说：“我们该死了，不知是奶奶的讳。”凤姐笑道：“怕什么，你们只管说罢。重名重姓的多呢。”（第588页）

以“凤”为女儿之名并非异事。第3回说熙凤是学名，已觉无甚必要。且第2回里贾雨村不曾说么：“更妙在甄家的风俗，女儿之名亦皆从男子之名命字，不似别家另外用那些春、红、香、玉等艳字的，何得贾府亦落此俗套？”（第21页）可见女儿之名本不限于“琬琰芬芳”等。那他为什么定要说明熙凤是男子的名字，并在这里引这公子也名王熙凤为证？虽同名同姓天下有，凤姐本人就这样说的，但我们不容易了解作者的用意。他为什么拐着弯儿把凤姐引到男人方面去呢？这就难怪后来索隐派种种的猜测了。极端的例子，有如蔡子民的《石头记索隐》以民族主义释《红楼梦》，以男女比满汉；这么一比，书中的女子一个一个地都变为男人。像这样的说法，未免过当。我们仍当从本书去找回答。

我认为它有两种或两层的解答，均见于第13回，一在本回之首，一在本回之末。这里先说第一层。凤姐在梦中秦氏对她说：“婶婶，你是个脂粉队里的英雄，连那些束带顶冠的男子也不能过你。”（第126页）说句白话也只不过说她是“巾帼英雄”罢了，未免有点庸俗，然而本书写来却不庸俗。她

